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战争与和平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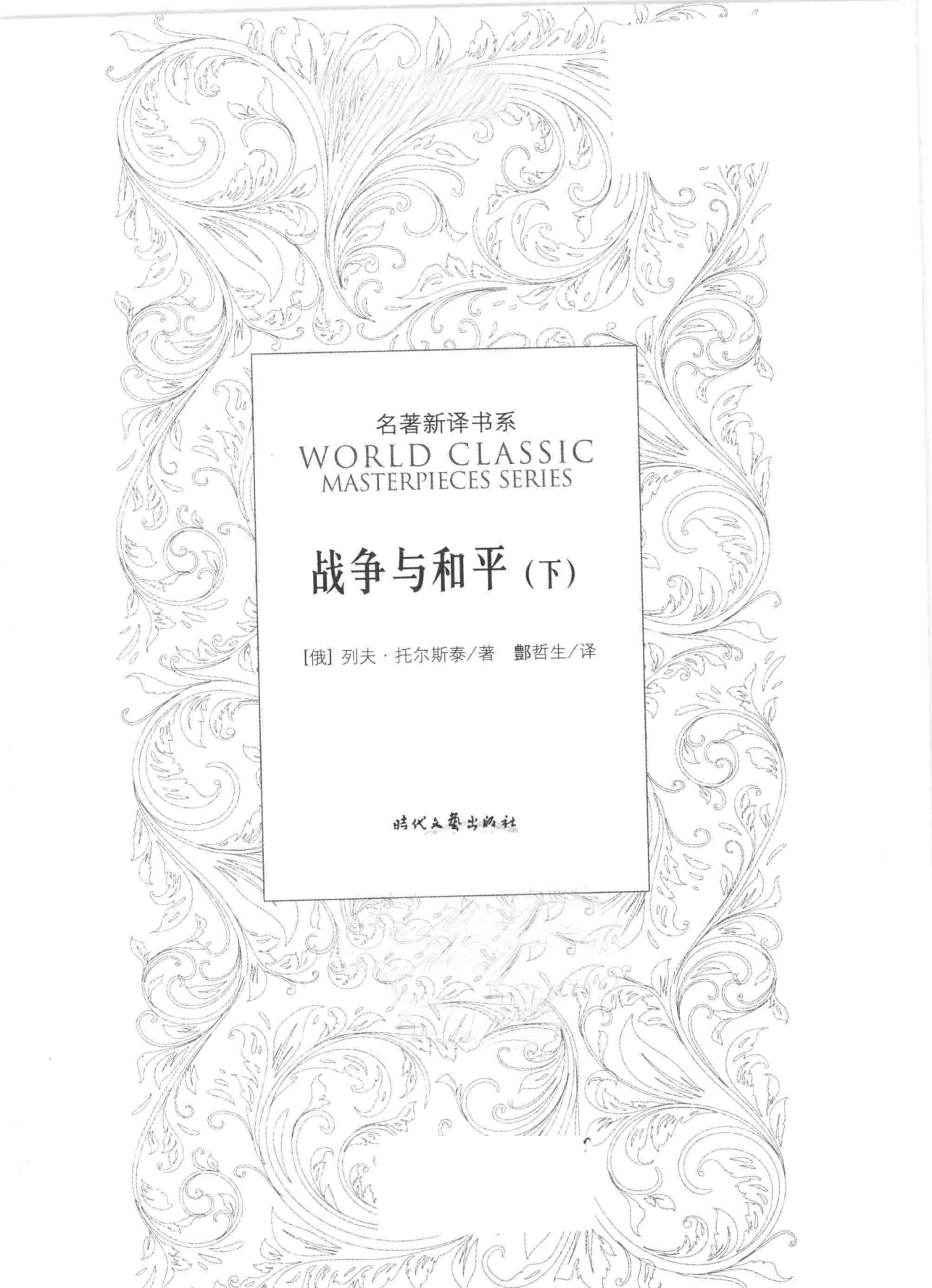


War and
Peac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酆哲生 译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战争与和平 (下)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鄧哲生/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卷

第一部 一八一二年五月—七月	467
第二部 一八一二年	509
第三部 一八一二年九月	595

第四卷

第一部 一八一二年八月	665
第二部 一八一二年十月	695
第三部 一八一二年十月—十一月	721
第四部 一八一二年—一八一三年	750

尾 声

第一部 一八一三年—一八二〇年	791
第二部	823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第三卷

第一部 一八一二年五月—七月

—

一八一一年年末，西欧的军队开始加强军备并集结力量。来年，数百万人的武装部队向东朝俄国边境移动。而俄国的军队也同样向其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了俄国边界，战争开始了。数百万人相互对立，犯下了难以数计的罪恶，但当时那些人并未把它视为罪行。

是什么引起了这场不平常的事件呢？天真的历史学家们说，这是由于奥尔登堡公爵的受辱、违反大陆体系、拿破仑的贪权、亚历山大的强硬态度、外交家们的错误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设法把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是拿破仑写一封信给亚历山大说：“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尔登堡公爵。”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显然，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看待此事的。虽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解读与观点，但对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来说，这些原因还不够充分。我们不懂的是，数百万人相互残杀，只因为拿破仑、亚历山大、奥尔登堡一人？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来自欧洲另一边数以千计的人们就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每一个单独的原因或是一系列的原因都是正

确的，例如，一个法国士兵不愿意服兵役，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士兵都不愿服役，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一千个人，而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把撤回维斯杜拉视为耻辱，不命令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所有士兵都不愿意服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如果没有奥尔登堡公爵，如果亚历山大没有在俄国专制，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帝制等，也同样不会爆发战争。由此可见，所有的原因巧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件事。

要实现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必须有无数个事件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士兵，他们必须同意执行这个人的意志，并且有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却不自觉地成为工具，以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当一个人的行为在特定时间里与无数人的行为巧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国王，就是历史的奴隶。历史，也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集体生活，它把国王们随时的生活都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

现在，一八一二年，尽管拿破仑感到战争的发生与否全取决于他，但他也不得不服从必然的法则，该法则使他不得不为了历史，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业。

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单独决断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他们是不能随心所欲的。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与历史的进程相联系，是预先确定了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逗留了三星期的德累斯顿。临走前，他亲切地抚慰那些亲王、国王和皇帝，对那些他不满意的诸侯予以申斥。他把从其他国王那里搜刮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皇后，并温柔地拥抱玛丽

亚·路易莎皇后——尽管他在巴黎另有妻室。拿破仑亲自写信给亚历山大，称他为“我的兄弟”，并表示自己不希望战争，但他仍然动身催促军队向东。他坐着四轮马车，在一群侍从、副官和卫队的簇拥下前进，每到一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欢喜地迎接他。

六月十日，他赶上了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座以波兰伯爵命名的庄园里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越过军队，抵达涅曼河。他换上波兰制服，来到河岸勘察渡河地点。

他看到对岸的哥萨克和广阔的草原，草原中央就是莫斯科。隔天，法军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一大早，他走出搭在涅曼河畔的帐篷，用望远镜眺望自己的大军。士兵们知道皇帝来了，都用眼睛寻找他。当他们发现拿破仑就站在山上的帐篷前，纷纷把自己的帽子抛向空中，高呼“皇帝万岁”。

六月十三日，人们为拿破仑牵来一匹阿拉伯纯种马。他骑上马奔向一座横架在涅曼河上的浮桥，河畔响起的欢呼声令他苦恼，那使他不能专心考虑军事上的问题。他抵达河对岸，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一直跑到维利亚河边，他在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下来。

“万岁！”波兰人也热烈地呼喊起来。拿破仑默默地挥了挥手，拿起望远镜，开始察看河对岸，然后又低头仔细看地图。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的两个副官就朝波兰枪骑兵驰去。

他下令寻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向副官请求，希望能允许他直接带领自己的骑兵泅水过河。他想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但副官说，皇帝会反感这种过分的忠诚。

副官话一说完，这位老军官就喜形于色，大呼“万岁”，带着枪骑兵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游向急流深处。士兵们纷纷从马上掉入水中，一些马淹死了，人也淹死了，剩下的则奋力游向对岸。副官回去后，向皇帝提到波兰人的忠心，拿破仑站起来，与贝尔蒂埃一同在岸边漫步，向他下达指示，偶尔也不高兴地瞧瞧那些淹死的枪骑兵。之后，他招来自己的坐

骑，骑回驻地去了。

大约有四十名枪骑兵溺死，大多数被河水冲回原来的岸边。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艰难地爬上了对岸。他们高呼：“万岁！”神情激动地望着拿破仑曾站过的地方，为此自豪不已。

傍晚，拿破仑发布了两道命令：一是命令尽快把伪造的俄国纸币送来，一是命令枪毙一个通敌的撒克逊人。之后又发布了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游过河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三

俄国皇帝此时已住在维尔纳，一个多月来都在视察和检阅军队。人人都预料到这场战争，皇帝也专程从彼得堡前来，但对于战争却没有丝毫准备，也没有确立一个作战计划。三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却没有一个总指挥官，连皇帝也没有担任这个官职。

皇帝在维尔纳住得越久，人们对战争的准备却越少。原来，皇帝周围的人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他高兴，使他忘掉面临的战争。

波兰的达官贵人举行了许多大型的庆祝活动。六月十三日，皇帝的一位波兰侍从武官为皇帝举办宴会，一位受到皇帝青睐的女士受邀担任主持人，还有一位维尔纳的地主提供了自己的别墅，作为场地。

就在同一天，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越过俄国边界，而亚历山大却与人们在大型舞会上欢度夜晚。

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美人。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也参加了这个舞会，她随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纳，令那些波兰夫人黯然失色。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一位把妻子丢在莫斯科，自称单身汉的人，也参加了这次舞会。鲍里斯早已成为一位显赫的富翁，能与那些高贵的同辈们平起平坐了。

午夜十二点，人们还在跳舞。海伦亲自邀请鲍里斯跳了一曲玛祖尔卡舞。皇帝没有跳舞，他站在门边，不时对人们说些亲切的话。鲍里斯看见侍从武官巴拉瑟夫走向皇帝，对他说了几句话，皇帝脸上立刻露出吃惊的神情。他拉着巴拉瑟夫走过大厅，走进灯火辉煌的花园。

鲍里斯告别了海伦，向通往花园的门口跑去，他看见皇帝和巴拉瑟夫走向露台，就站了一会儿。这时，他们又向门口走来。鲍里斯连忙恭敬地低下头来。他听见皇帝激动不安地说道：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还有一个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我就绝不讲和！”皇帝说出了这些话，感到很痛快，却不满意鲍里斯听到他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皱着眉头对他说，接着又走进大厅，在舞会逗留了半小时。

鲍里斯第一个得知法军渡过涅曼河的消息，他又有机会向别人炫耀只有自己知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提高自己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地位。

皇帝离开舞会后，在凌晨两点召见秘书希什科夫，吩咐他写一道命令给军队，并下一道圣谕给大元帅萨尔特科夫。第二天，他寄给拿破仑一封信：

皇兄大人！虽然我信守对您所负的义务，但却于昨日收到彼得堡来的通牒，知悉您的军队越过了俄国边境。洛里斯东伯爵对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申请护照的时候起，您就认为我俩互相怀有恶意。巴萨那公爵拒发护照的理由令我大感意外，没想到我国大使申请护照这一举动竟成为入侵的借口！实际上，正如大使所声明的，我并未授权他提出此申请，且已对他表示了不满。如果陛下不愿因这类误会而使两国人民流血，同意从俄国领土撤出军队，我将既往不咎，同意和解。否则，我方将被迫对贵国挑起的进攻做出反击。

四

六月十三日深夜两点，皇帝召来巴拉瑟夫，要他将自己的亲笔信送交拿破仑，同时再三叮咛他，一定要向拿破仑传达那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就绝不讲和！”巴拉瑟夫带着随从连夜出发，在拂晓前抵达涅曼河右岸的雷孔特村法军阵地，被哨兵拦住。

巴拉瑟夫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他一边等候从村里来的军官，一边环顾周围。

一位法国骠骑兵上校出来了，他竭力忍住打哈欠，但却很有礼貌。上校似乎明白巴拉瑟夫的来意为何，领着他绕过军队，告诉他说，他应该马上就能见到皇帝，因为皇帝就住在不远处。

太阳已经升起，照耀着鲜绿的草木。他们走到村子后面的一家小酒馆，正要上山时，山脚下迎面走来一群骑马者，为首的骑者身材高大，黑发垂肩，身穿红色礼服，帽上的羽毛、宝石、金饰在阳光下闪耀着。

他就是被称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虽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但他本人却确信这一点，因而显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

一看见俄国将军，他便摆出国王的架势，威严地昂起了头。法国上校毕恭毕敬地向他转达了巴拉瑟夫的使命，却记不住巴拉瑟夫的姓氏。

“德·巴尔-马歇夫！”国王说，“很高兴认识你。”他一说话，那王者的尊严瞬间消失无踪，又不自觉地回到那本来的亲热、随和的腔调。

“怎么样？将军，看来非打一仗不可了。”他带着遗憾的表情说道。

“陛下，”巴拉瑟夫答道，“俄国皇帝并不想打仗，您也知道。”

缪拉的脸上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情。他认为自己身为国王，有必要与亚历山大的使者谈谈国家大事。于是他下马，拉着巴拉瑟夫的手臂，一边漫步一边谈话。他提到拿破仑对从普鲁士撤军的请求感到不满，这冒犯了法国的尊严。巴拉瑟夫说，这个要求毫无冒犯之处。缪拉说：“那么，你认为主谋不是亚历山大皇帝吗？”

巴拉瑟夫说，拿破仑才是战争的发动者。

“啊，亲爱的将军！”缪拉又说，“我衷心希望两国能够达成协议，尽早结束这场战争。”随后，他庄重地挺直身子，挥着手说道：“我不再耽误您了，将军，祝您顺利完成使命。”

巴拉瑟夫继续骑马前进，在下一个村子，他遇到拿破仑达武步兵兵团的哨兵，再次被拦住。一个军长副官送他到村里去见达武元帅。

五

达武是拿破仑手下的阿拉克切耶夫——那种死板、残酷而忠诚的人。在政府机关中常有这种人，就像自然界需要有豺狼一样。

巴拉瑟夫在一间农舍里见到了达武元帅，他坐在木桶上忙着处理文件。当俄国将军被带进来时，达武却更专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他扫了一眼巴拉瑟夫的脸，没有站起来，反而把眉头皱得更紧，恶毒地冷冷一笑。

达武发现巴拉瑟夫脸上露出不愉快的表情，于是抬起头来，冷漠地问他有何贵干。巴拉瑟夫通报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但达武听完后却更冷淡，更不礼貌了。

“您的公文包呢？”他说，“把它给我，我来呈交皇帝。”

巴拉瑟夫说，他奉命要亲自把公文交给皇帝本人。

“贵国皇帝的命令只能在贵国军队里执行，而在这里——”达武说，“叫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

巴拉瑟夫取出装有皇帝信件的公文包，放到桌子上。达武取过公文，读着上面的字。

“您有权不尊重我，”巴拉瑟夫说，“但是请容我向您说，我是皇帝的高级侍从武官……”

达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对巴拉瑟夫表现出的激动不安感到满意。

“您会受到应有的尊重。”他说，把公文包放入衣袋中，走出屋子。

过了一分钟，元帅的副官走进来，把巴拉瑟夫带到为他准备的住处。

第二天一早，达武召见了巴拉瑟夫，要他留在这里，与军车同行，

途中除了他的副官之外，不准与其他任何人谈话。

巴拉瑟夫被送到已被法军占领的维尔纳，进了四天前他走出的那座城门。第二天，皇帝的高级侍从杜伦伯爵来见巴拉瑟夫，告诉他拿破仑即将召见他。

四天前，巴拉瑟夫也被领进同一栋屋子，当时房门外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哨兵，现在却站着两名身穿蓝制服的掷弹兵，以及一队恭候拿破仑出来的骠骑兵和枪骑兵，一群服饰华美的侍从及将军们都站在台阶前。拿破仑就在那座亚历山大曾召见巴拉瑟夫的宅邸里接见他。

六

虽然巴拉瑟夫已经习惯于宫廷隆重宏伟的场面，但拿破仑行宫的豪华和奢侈仍使他大吃一惊。

杜伦伯爵把他领进一间接待室，那里已有许多将军、侍从和富豪等待着。他说，拿破仑将在散步前接见俄国将军。

等了几分钟后，值班侍从官走进接待室，恭敬地向巴拉瑟夫鞠躬，请他随自己走。

巴拉瑟夫走进另一间接待室，等了约两分钟。门后忽然响起一阵坚定而果断的脚步声，这就是拿破仑。他穿着蓝色制服走进来了，表现出威风凛凛的样子，心情似乎非常愉快。

他对巴拉瑟夫点了一下头，并朝他走来，赶时间似的开始说话。

“您好，将军，”他说，“亚历山大皇帝的信，我收到了，很高兴见到您。”他那双大眼睛看了一眼巴拉瑟夫，随即转向旁边。

“我从来不希望战争，”他说，“但人们逼我诉诸战争。即使是现在，我也准备接受你们的解释。”接着他明确而简短地说明自己对俄国不满的原因。从拿破仑讲话时温和、平静而友好的语调判断，巴拉瑟夫坚信他是希望和平的。

拿破仑结束了自己的谈话，疑惑地看了一眼俄国使者，巴拉瑟夫也

开始说己方的声明。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库拉金申请护照一事，库拉金自作主张，并未经皇帝同意。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与英国也没有任何瓜葛。

巴拉瑟夫正要说起亚历山大皇帝同意谈判的一个条件，也就是那句“只要还有一个敌人留在俄国土地上，就绝不讲和”，此时却有一种复杂的感觉控制了他，他说不出口。他犹豫了一下，说道：条件是法国军队必须撤退到涅曼河后方。

拿破仑看出了巴拉瑟夫说这一句话时的慌乱。他站着不动，开始用更高亢急促的声音说话。

“我渴望和平并不亚于亚历山大皇帝，”他说，“十八个月来，我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了赢得和平吗？这些日子，我等待着谈判，究竟还要我做什么呢？”他皱紧眉头说道。

“把军队撤过涅曼河，陛下。”巴拉瑟夫说道。

“撤过涅曼河？”拿破仑重复道，“所以，您希望撤过涅曼河？只是撤退到涅曼河后方吗？”他朝巴拉瑟夫看了一眼。巴拉瑟夫恭恭敬敬地低下头来。

四个月前被要求撤出波美拉尼亚，而现在只要求撤过涅曼河。拿破仑猛地转过身，在房里踱起步来。

“您说，谈判的条件是撤过涅曼河，但两月前却要求我撤过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你们才同意进行谈判。”

他默默地从房间一角踱到另一角，然后又在巴拉瑟夫对面停下来。

“撤过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之类的提议，尽管向巴顿亲王说，不要跟我说，”拿破仑大叫道，“即使你们给我彼得堡和莫斯科，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您认为是我挑起了战争吗？那是谁先出兵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我。而当形势对你们不利时，你们才来要求谈判！为什么要与英国结盟？它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话题渐渐偏离，不讨论媾和的可能性，只一味证明他多么理直气壮，以及亚历山大多么无理和错误。

“据说，你们与土耳其讲和了？”

巴拉瑟夫肯定地点了点头。

“缔结了和约……”他开始说。但拿破仑立刻粗鲁地打断了他。

“是的，我知道，你们没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与土耳其缔结了和约。而我本来可以把这两个省送给你们的，就像我把芬兰给他一样。”他说，“我答应过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而他现在再也得不到这些美丽的省份了，也无法把俄国领土从波的尼亚湾扩大到多瑙河口了！”拿破仑越说越激动，“他本来可凭我的友谊得到这一切的。啊！多美好的朝代啊！”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鼻烟壶，贪婪地吸起来。“亚历山大皇帝的朝代本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他遗憾地瞥了巴拉瑟夫一眼。

“他凭着我的友谊都没有找到的东西，还能指望得到吗？”拿破仑耸了耸肩，“他把叛徒、阴谋家召到身边，这些家伙无论在战争还是平时都不中用！这些朝臣们都在做些什么啊！他们败坏皇帝的名誉，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一个皇帝只有在他是一个军事家时才应待在军队里。”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想成为一个军事家，他这么说显然是向亚历山大公开挑衅。

“战争已开始一个星期了，你们没能保住维尔纳，被赶出了波兰，你们的军队正怨声载道。”

“正好相反，陛下，”巴拉瑟夫费力地说，“我们的军队正热血沸腾。”

“我都知道，”拿破仑打断他的话，“我对你们的兵力了如指掌。你们没有二十万大军，而我却有比你们多两倍的军队。老实说，我在维斯杜拉河这边有五十三万人。土耳其人只是一群草包，帮不上你们的忙；瑞典人则被一个疯子统治，只有疯子才会跟俄国结盟。”拿破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巴拉瑟夫一直想出口反驳，却总是被拿破仑打断。他感到很尴尬，作为一个使者，他害怕失去尊严，认为必须反驳；但作为一个人，在拿破仑显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时候，他又畏缩了。

“你们与谁同盟关我什么事？”拿破仑说，“我也有同盟——波兰人，他们有八万人，像狮子一样勇猛作战，而且他们将达到二十万人。”

巴拉瑟夫仍然一言不发，这使拿破仑更气愤了，他大喊起来：

“告诉您，如果你们挑拨普鲁士来反对我，我会让它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他说，“是的，我会把你们赶过德维纳河，赶过德聂伯河，这就是你们的命运，这就是你们与我作对的报应。”他说，然后又默默地来回踱步。最后他在巴拉瑟夫面前停下来，小声说：“然而你们的皇帝本应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巴拉瑟夫终于反驳，他说，在俄国看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糟，他们仍对战争抱持乐观态度。拿破仑没有出声，只是带着嘲笑的神情盯着他。

巴拉瑟夫的话说完了，拿破仑叫侍从递上帽子和手套，又转向巴拉瑟夫。

“我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他说，“我一如既往地忠于他，我很了解他，也尊敬他高尚的品格。不耽搁您了，将军，我会再回信给你们的皇帝。”他朝门口匆匆走去，下了楼梯。

七

巴拉瑟夫相信，拿破仑已不愿再看见他。但令他吃惊的是，当天他又收到了皇帝的宴会邀请书。出席宴会的还有贝歇尔、科兰古和贝尔蒂埃。

拿破仑带着愉快的表情迎接了巴拉瑟夫，并让他坐在自己身旁。筵席间谈话时，拿破仑提到了莫斯科，于是向他询问当地的情况，就像旅行家打听一个自己即将前往的地方。

“莫斯科的居民有多少，住宅有多少？教堂又有多少呢？”

当他听说那里共有两百多所教堂后，问道：

“干吗要这么多教堂？”

“俄国人信仰上帝。”巴拉瑟夫答道。

“但是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一向是俄国人落后的象征。”拿破仑说。

巴拉瑟夫毕恭毕敬地表示，他不能赞同法国皇帝的意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习俗。”他说。

“但在欧洲却没有这种情形。”拿破仑说。

“容我提醒您，”巴拉瑟夫说，“除了俄国，西班牙也有大量的教堂和修道院。”

这句话暗示了法军不久前在西班牙遭遇的惨败，但在拿破仑的宴会上却得不到什么回响。

拿破仑没有理会这句话，继续向巴拉瑟夫询问，从这里到莫斯科的路上会经过哪些城市，巴拉瑟夫回答：“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也通莫斯科。”

午餐完毕后，大家都到拿破仑的书房里喝茶。拿破仑坐下来，用手抚摸茶杯，让巴拉瑟夫坐在他旁边。

“听说亚历山大皇帝在这个房里住过，是真的吗，将军？”

巴拉瑟夫默默地垂下头来，没有回答他。

“是的，四天前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在这里开过会。”拿破仑流露着讥讽而自信的微笑说道。

“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亚历山大皇帝老是把我的敌人都网罗到身边来呢？”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巴拉瑟夫，这种回忆显然又勾起他早上的愠怒。

“让他知道我要怎么做吧！”拿破仑站立起来，“我要把他的亲属，符腾堡的、巴顿的、魏玛的，全部赶出德国！叫他在俄国替他们准备一个避难所吧！”

巴拉瑟夫低下头，他想告辞，却又不得不继续听下去。

“为什么亚历山大皇帝要带兵？这有什么用？打仗是我的职业，他的职业是当皇帝，而不是带兵。他干吗要这么做？”

拿破仑沉默不言地走来走去，忽然又走向巴拉瑟夫，一把揪住他的耳朵，轻轻拉了一下，这在法国朝廷中被视为无上的光荣。